

时代机遇与电影的责任

■文/赵军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五千年未曾有之变局,然而我说的这个变局不是二百年前曾国藩所言悲剧的变局,而是中华民族一个正向的大时代。这个变局便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第一次从农业文明的国家变化到了城市文明的国家。从2012年开始,中国所公布的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超过了总人口的50%。2018年,中国的城镇人口超过了总人口的58%。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飞跃,是一个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的衡量。因为中国自有文明以来,从未出现过城市人口如此巨大的飞跃,而中国的文化则完全是根植于这个农业人口压倒多数的社会结构的产物。

我们说的“这个文化”包含一些什么呢?包括它的意识形态、哲学观、世界观、伦理观、生活方式、道德纲常等等,以及渗透到所有社会生活和经济领域的习俗、习惯。不同的社会形态是不同的文化构建的,而在形成社会形态的过程当中,便同时塑造起了各自不同的社会文明。不同的社会形态指的正是譬如农业文明形态、城市文明形态等等,它们背后的文化如此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并且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的便是社会形态决定于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相互关系。当然,认识生产方式的异同比之认识人们的相互关系也许更复杂,但是,简单一些的比较容易分出彼此的差异。譬如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就不是那样难以辨认,加上中国自己的特殊性,比如深厚的宗法关系,其实就更容易发现中国的农业文明会对于中国传统的以血脉家族为主干的旧文明得以更加清楚的辨识。

人口结构决定社会结构是上述社会形态变迁的另一种观察角度。如此更直接说明了一个国家农业人口多于城市人口,这个国家一定就是农业文明社会,而今天中国的城市人口超过了农业人口,则说明农业文明社会已经被城市文明(即将)超越。这样我们一定会想到,城市文明的超越具体呈现在什么地方。当然很多。我们以中国为例,传统宗法农业社会以血缘为国家治理之脉络,血缘、关系、伦理笼罩一切,乃至“政治血缘”以站队为生规规则。当代城市文明社会则将是合同、信用、社交构建一切,个体必须为自己的信用等级买单。这就是社会形态的切割。所以说文明转换之际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其核心便会是社会核心价值重塑,直至整个文化的颠覆性巨变。

也许最终我们会重新打造一个崭新的华夏文明,一个从立足于血缘、关系和传统伦理转变为立足于契约、信誉、社交的新文明。人与人之间从前但问“我们凭什么”变为今天的“我凭什么”,一个曾经以祠堂为原点的社会变为个体为原点的社会。文明的演变就是中国这个时代最大的命题,而这个时代我们赶上了。

一个最鲜明的角度便是人性,农业文明社会是一个人性丰富多采的社会,但也是一个人性被压抑的社会,当我们一切都以血缘站队的时候,人性就会扭曲。譬如“政治血缘”经常让我们放弃原则,委曲求全。而当社会转变为城市文明社会的时候,人性还会是热血的或者冷血的或者看不清的吗?在社会文明转型过程比较长时,传统的文明状态式微了,而新文明的还不知道在哪里的时,人性又会变成怎样的呢?城市文明必然是更加商业属性的,人一旦脱离了血缘伦理而未曾建立起信用文明,这个社会还会有基本人性吗?在社交和契约方式当中,基本人性凭什么还能出现?是否在这个转折当中人性,基本人性会一时泯灭?知识分子和电影工作者每天

都应该问自己,你的文字和镜头对准了这样的主题没有。在熙熙攘攘的都市,在不断只剩有老人少儿的乡间,在挤满病人的医院,在你身边冷清的一隅,我们都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家里的老人有人照顾吗?这里仅仅就当下的人性问题举一个角度。就在今天中午,我上午完成了文章的一半上街吃完饭回来的时候,我在马路上与儿子探讨中国古文化的意义,在我的旁边走过一位中年妇女,光景大约五十来岁,对我说,中国传统文化有好的有不好的,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照顾自己的亲娘,这个就是不好的。我对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过路妇人给与了好奇的尊重,转身想听听她要说什么。

女人毫无忌讳地说,她认为当下很多人都是很自私而且不知道什么是亲情的。她有一位朋友,母亲八十五岁,躺在医院就不去照料,找她帮忙,而且没有住院的时候,她与她的妹妹双双不照看母亲,母亲说分钱啦,她们就都回去,除了这个时候,母亲是没有人照看的。在医院她帮忙照料,护工一般是三百元,她仗着是熟人给她一百五。女人不知为什么对我既要说这是朋友,又要说这个朋友很不值得待见,杀熟喂(指欺负熟人朋友)。想必已经非常失望。接着她对我说自己的儿子,也是不愿意回来看看她这个寡居的母亲,她对儿子说,我要死了你都不知晓!儿子竟然回答,公安局会电话通知。女人看着我直摇头,说心淡了!

上述是今天动笔完成这篇专栏时候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还是在人们愿意承认人际关系比较好的城市,我为这个母亲这个女人感到难过,也为她的那位朋友,除了给一百五十块钱她去医院自己也不愿意回去照着母亲的朋友,更为她说的公安局会打电话的她儿子感到难过,难过的是他们还有多少我们称之为基本人性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当下建立崭新的城市文明和城市文化当中最最迫切的问题,我们的血缘感情已经干枯,而人与人的感情以及基本人性靠什么来重塑?城市文明中的人的信用认证是否必须把人性的认证置于第一位,而人性的认证是否就是人的信用的第一等级,应该一票否决的信用要求?

上星期看到的奥斯卡获奖影片《绿皮书》为我们提供了答案。这是一部关于白人和黑人的故事的电影,也是一部关于有教养上层社会和处于生活艰难的底层的平民社会的电影,还是一部关于傲慢与平等、人性与关怀的电影。黑人音乐家谢力博士性格的转变和遭遇的冷暖,在在折射出了影片创作者的人文关怀。这样的影片主题在城市文明已经成熟的发达国家属于普世价值,因此他们创作这样的作品的主题应该是驾轻就熟的,所以这样说,无非是因为这样的电影对于发展中的国家,对于在传统文明和当代文明当中转型的社会,关于基本人性的重视与对于其确实缺失的关注,有着极大的意义。

中国转向新文明作为改革开放的成果,作为经济成就的必然跨越,当为之欢呼雀跃,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它标志着旧文明旧文化的没落,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植根于基本人性的追求,我们相信已经到来的文明是更加进步的,是充满希望的。以个体为原点的城市文明为所有人建立了一个彼此应该平等相待的平台,同时也是需要在城市里的陌生人社会相互沟通的平台,更是一个人与人在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有温度的信任的平台。在人与人之间,所有信任无过于基本人性的交流。现在是为新文明建立这样一种文化规则的时候了,《绿皮书》的放映自然感人至深,那么我们的国产电影呢?感受到了当代中国文明的进步了吗?

中国喜剧电影基本都属于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包括1949年解放前后的喜剧电影,例如《三毛流浪记》。

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李双双》、《咱们村里年轻人》到80年代的《小字辈》、《瞧,这一家子》、《甜蜜的事业》、《月亮湾的笑声》都是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风格电影。

80年代中后期,中国观众看到的喜剧电影一半是香港台湾的,因为整个电影界与各界同步,汲取艺术、哲学的养分,并没有重视市场,也没有真正的电影市场,陈佩斯“二子系列”,毛永明“阿满系列”算是当时喜剧电影的市场化的先行者。

《顽主》算是个另类,虽然没有形成风格引起多大效应,也算是王朔小说改编电影的开端鼻祖。从这里真正嗅到独特艺术味道的是冯小刚导演。

90年代,大陆的喜剧电影以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最为有代表性,这种喜剧电影的基础是一种杂糅产物,结构上没有多少电影的特质,但是凭着故事中的黑色幽默、小品式的桥段语言,生活随意性的表达令人耳目一新,赢得了市场和观众的喜爱。

同时期的另一部电影也不得不说,张艺谋导演的《有话好好说》试图追求一种电影主观创作意识与喜剧误会法则的结合,依靠着优秀演员的表演勉强达到了一定的喜剧效果,一句“安红我想你”从导演陕西口音中得到了喜剧化的传播,看来严谨的喜剧剧作结构不如一句逗笑的台词更有喜剧效果!就一部标准喜剧电影来说,它的娱乐性和实验性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张导的《三枪拍案惊奇》感觉有些失控,剧作不支持喜剧表达,小品演员的加盟感觉像临时搭起来的戏班子,看不到导演对这部电影的有感觉的主观艺术追求,融入了许多不和谐的元素,显得不伦不类,成了张艺谋导演生涯中最大的遗憾之作。

紧接着冯导演的《不见不散》、《大腕》等等一部部接踵而来,褒贬不一,基本成了贺岁档观众的期待。中国的黑色幽默电影不能不说宁浩导演的《疯狂的石头》和《疯狂的赛车》,这两部电影应该算是比较颠覆传统艺术观的大电影。笨贼受苦的设计令观众笑口大开,并且在电影整体上大胆组织不同时空关系的套层结构,让本来不够逗笑的部分加强了故事神秘感,牢牢抓住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2019年2月奥斯卡最佳影片揭晓时,《黑色党徒》的导演斯派克·李愤怒起身意欲离开,因为题材类似的《绿皮书》赢了。很多黑人观众也吐槽这个结果,有评论说:“没有不尊重《绿皮书》,但我们黑人社区的人希望看到更被我们认可的、讲述黑人自己经历的电影,而不是为了白人观众而善待黑人的电影”。

这两部电影虽然都是种族歧视题材,都改编自真实事件,时代背景一前一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但创作思路和艺术感受差异明显。

首先,二者对种族歧视的言说角度不同。《绿皮书》把核心议题置于一个跨越肤色的友情故事里,让敏感尖锐的议题融入一段普世温暖的情感关系,好理解,好接受。《黑色党徒》则是鲜明的黑人视角。它以一次卧底警察办案的过程,直接呈现白人黑人的冲突与对抗,质询背后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根源,加码议题的沉重感和尖锐性。

其次,二者的解剖层次有差异。《绿皮书》把黑人种族歧视问题,与贫富问题、社会等级问题、黑人自我意识、性多元化问题结合起来,该核心议题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场域内进行勾连和深植;而且做得犹如“惊鸿一笔”。片中的两个男人,一个白人司机(被雇佣者),一个黑人音乐家(老板);黑人有钱/受过良好教育/有修养,白人失业/未受过良好教育/粗野/善良。这样的人设与人物关系,有点戏剧性。

论转型中的中国喜剧电影

■文/杨影

住观众的兴趣所在。

一部《人在囧途》虽然没有做到完整的喜剧,却让主演徐峥看到了公路喜剧片的创作方向。在《泰囧》中保留了精英与“屌丝”两阶层人设,加入了渣男的设计,还意外的请来了黄渤出演,演极大的提高了观赏性。遗憾的是该片在海外市场尤其是在香港市场票房平平,口碑平平。因为《泰囧》这样的追逐喜剧在香港喜剧的旗谱上司空见惯,内地的生活和梗难以引起他们的共鸣,接下来的《港囧》的市场效果依然是两地差异化的观众反应。

然而喜剧电影的真正到来是得到了网络电影的催化《屌丝男士》、《我是王大锤》等等大小不完整作品如潮水般袭来,观众已经不能满足只有冯氏喜剧的独霸银幕。

大鹏《煎饼侠》、缝纫机乐队、陈思诚的《唐人街探案》系列都属于重表演轻结构的创作,但是《唐人街探案2》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故事的转折递进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虽然他们干劲十足,却依然有东拼西凑之感,没有让自己喜剧电影走出一条故事独特,风格清晰的创作之路。

宁浩导演的《心花路放》如何“泡妞疗伤”,找到真爱的故事依然难以持续的吸引观众,锁定票房,黑色喜剧的道路愈发创作艰辛。

值得一提的是肖央导演的短片《老男孩》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怀旧的情调、炫酷的画风、搞笑的情节一度让人期待。但是肖央导演的后来作品创作乏力,表现平平。

此时,一匹黑马杀入市场。

开心麻花团队的闫非、彭大魔加沈腾等人带来了《夏洛特烦恼》、《西虹市首富》故事结构戏剧化、表演风格戏剧化的喜剧电影,再一次让中国喜剧电影增加的新的画面。

王宝强自导自演了《大闹天竺》票房很好,依然没有脱掉演员导演的痕迹,表演在引领的剧情结构,随意性带来了自由化的艺术处理,不得不说,第一次做导演的成绩单还是超出预估。

周星驰在内地导演的电影不能不算作中国喜剧电影的一部分。《功夫》、《西游·降魔篇》、《美人鱼》口碑票房都是双丰收。作为导演的周星驰一改做演员的局限,在整个的故事空间做了极致化的演绎,无厘头加天马行空的故事剧情,成就了周星驰独特的喜剧

艺术风格。周的表演风格与他独特的电影思维、电影语境是相匹配的,完美的打上了个人印记,甚至可以在观众中长久回看。但是今年春节档《新喜剧之王》却惨遭差评,市场遇冷,笔者认为原因有三。第一、剧本缺少打磨,很多情节接转生硬,词不达意。第二、主演不具无厘头表演风格的潜质,没能把周星驰无厘头喜剧属性做到极致!第三、导演总试图在感情上做喜剧的意图太过执拗,却变成了两头不靠的夹生饭。因为喜剧是要靠特殊演员的,喜剧对特殊演员要求又要达到一种特殊的境地!

虽然小人物励志人设,悲情主调没错,有些地方也令人感动,但春节档袭来,观众来是来看笑,不是来看哭的。另外小演员演小人物主角的噱头也引起不起观众的兴趣了,观众对星爷最大的期待还是他自己又导演周氏喜剧电影!

姜文导演是一位最会吊观众胃口的导演,《让子弹飞》虽然不算一部真正的喜剧,但是其中的黑色和幽默的确传达出另一种作品气质,西方式加中国式的混合味道,这种不痒不痒的喜感也代表了作者的一种倾向和对市场的敏感反应。许多导演作品总是在这种不纯粹的追求中试图追求纯粹的艺术,轻装卸甲也许更加自由准确。

纵观繁荣的喜剧电影市场,却很难看到形成统一风格的电影喜剧演员和导演,也许这就是喜剧电影的魅力所在。应该说在这二十年里喜剧电影最具风格的导演当属周星驰和宁浩。

喜剧电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默片时代,然而中国电影从一开始就缺少杂耍式的完整发展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会使喜剧、动作喜剧,没有全面的实践体验。才使中国喜剧电影的繁荣发展推后了几十年。中国电影喜剧一部分受到欧美、港台地区的影响,一部分从本土的传统艺术中汲取了营养,相声、小品、段子、网络喜剧、这里的都来自当下的充满趣味的生活演绎。

喜剧的特点是非常依赖喜剧演员现场发挥的,有喜感的演员自然就掌握了。但是为什么中国本土文化还是融不到电影中去?电影表现出来的就是相声台词、喜剧表演的分镜记录,既不生活也不生动,甚至不如在剧场、舞台、电视中看的可乐趣。除了缺少了电影意象化、影像化、隐喻、比照等

等电影语言及手段运用之外,我认为还缺少一个与观众互动的氛围。在故事片中这个观众就是表演者的对手,也是搭档。靠语言包袱支撑一部电影,第一它不是电影、第二它是对电影的亵渎,许多相声名家、小品名家领衔创作主演的电影都证明了这一点。

黄渤的《一出好戏》抓住了人的本质特性,在绝境中社会各阶层可以发生逆转反应,生命与爱情的价值都高于金钱。叙事虽然不很流畅,但却是一部有内涵的喜剧电影。

中国传统喜剧多以讽刺幽默见长,但是新中国喜剧电影也创造了一种别样的温情喜剧,《今天我休息》、《花好月圆》、《大李老李和小李》就是这种内容主题的代表。好人做好事耽误了休息,让女友误会。做好事的老头儿找到了爱情。讽刺少幽默多,很适合当时的社会氛围,观众期待,在一切美好善意中放松心情。可能“轻喜剧”这个中国自造的名词,就是从这种温情喜剧得来的。

显然,那个时候的主题任务搞笑并非第一要素,而是让人在和谐温暖的故事中去积累善意,这样的喜剧一旦遇到强动作、变失去了市场竞争力。

如何提炼主题价值,增加内容营养却是新一代创作者需要向老一辈电影人学习的地方。虽然我们的国家政治、经济各个领域进入了崭新的时代,观众主体也换成了80、90、00后,但是一个大国的艺术之道不讲正能量、主流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是没有未来,也难以走向世界艺术殿堂的。

2018年中国电影票房达到600多亿元人民币,喜剧电影贡献颇多,2019年开年周星驰的《新喜剧之王》又与其他类型电影进行一番博弈!我认为,在贺岁档观众更期待本土喜剧,喜欢贴近民族、贴近传统、贴近生活的电影,即为喜剧电影提供广阔的市场前景,也对喜剧电影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

市场的票房代表了观众的口味,却并不代表艺术的高度。很显然每一位创作者他们都在勇敢执着的追求着自己独特的艺术梦想。尽管这梦想还是一种梦一般的诡谲,现实却令他们大受鼓舞。什么是喜剧、什么是电影、什么是中国的喜剧电影?谁知道,都在找答案!

《绿皮书》为何赢了《黑色党徒》?

■文/边静

在美国南方还沉浸于种族主义心理的白人黑人眼中,黑人如何成为白人的老板?白人司机尽心维护一个黑人的权益?怪异,不好。正如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分析的那样,种族主义与贫困/经济不平等是互相交织影响的。片中这个雇佣关系里,黑白经济关系一反旧格局,打开了重新思考和调整种族歧视和等级秩序的窗口,呈现为旅途和演出中二人的种种互动和彼此理解。黑人音乐家接受的教育与修养,还有他在一定社会空间内得到的尊重,带着“上层”“精英”的标签。但在向南方的旅途中,这些都大打折扣,甚至低入尘埃。当二人被南方某地警局扣押后,来自白人社会顶层精英的一个电话就让警局的种族主义分子立马放人。种族主义观念/行为和权力、等级秩序之间也是复杂交织的。片中那个精彩绝伦的炸鸡鸡细节,反映了阶层和修养的差异;但也讥讽“上等人”的礼仪繁琐死板,失了生活与为人的乐趣。作为黑人精英的这位音乐家开始认识到,在用音乐和演出赢得尊重和平等时,他所接受和习惯的“精英文化”,也让他与自己的族群大众隔膜了。所以在白人司机的鼓励下,他与路边店里的黑人们一起吃炸鸡、弹琴,找到了一路上都没有过的舒心。这是他黑人自我意识的一次深化。

《黑色党徒》则是剖开那个时代的美国社会,呈现一个种族歧视的断面,比如,黑人、犹太人受歧视的状况,黑人

群体和青年学生的抗议和呐喊,3K党的组织活动及其在美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根基。影片在种族主义的历史追查中,引入影史经典片《一个国家的诞生》(格里菲斯1915),在片中它成为3K党徒的政治鼓动资料。《一个国家的诞生》里的3K党内容和种族主义倾向在当年就引发巨大争议,在斯派克李的当下思考中,这关乎社会政治的根源性问题。完成横断面解剖之后,影片进行了从历史到现实(银幕上下)的纵向解析。影片结尾集结了近两年美国社会种族歧视事件的新闻记录,特朗普总统也“光荣”入画。这个处理很有观赏冲击力。毕竟我们眼看着美国社会遭遇明显的社会分裂,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历史论调又沉渣泛起。

同年度两部优秀电影都聚焦了种族歧视题材,连续的解读让人浮想联翩。像麻风病这样的疾病在医学上可以以一种预防和治疗的意义上的“清算”,但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事情就复杂得多。有些“陈词滥调”一度被繁华霓虹遮蔽,人们以为它们得到“清算”,但时机和条件合适时,它们又来了。往小里说,“人生处处是考验”;往大里说,是否怀疑某种社会文化的劣根性?

再次,在艺术表现上,《绿皮书》的台词、细节捕捉、表演,比《黑色党徒》要好。《绿皮书》的观众一般会找到自己印象深刻的细节。

综上所述,两部影片的观赏感受很不一样。

《绿皮书》的友情故事和温情路线给种族主义的残酷性盖上一层遮羞的纱帘,至多算是“温柔一刀”。正是在这个方面,《黑色党徒》毫不犹豫,斯派克·李坚持一贯的“黑人意识”,给出了“凌厉一刀”,像一个“战斗天使”。个人最明显的观影感受,《绿皮书》是“感动”,如果可以反舌,会发现其味之厚;《黑色党徒》带来的是“心塞”,跟随反作用而来的是战斗精神。

《绿皮书》3月1日在中国上映,反响特别好。不同于好莱坞那些视效大片,作为传记/剧情片,它幽默,但并不指向娱乐性,还散发着些艺术片气息。但它契合了国人口味。在猫眼上(截至3月11日),9万观众给《绿皮书》评分9.6,给出9-10分的达到90.6%,票房近3亿。这几乎就是近些年中国市场上引进片获得的最高的大众性口碑了,与《速度与激情7》(9.6分,9-10分占比91.8%)接近,稍弱于国产片《战狼2》(9.7分,9-10分占比94.1%)和《我不是药神》(9.6分,9-10分占比92.1%)的口碑评分情况。

黑人观众对于两部电影的感受,作为也被歧视过的有色人种,我们理解;是否感同身受,很难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沮丧地发现当事者的感受不是局外人能完整体会的。但是,愿意倾听和沟通却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态度。在观念纷争、社会分裂的情形下,这两部影片其实在这方面为世人做了“友情提示”。